

什么样的人最觉得天空很美

——献给他的告别

郑理今

(集美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21)

DOI: 10.12373/xdhjy.2022.05.4868

(一)

大奔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也曾有过一段时光能自由自在地在地上奔跑,像别的那些孩子一样。大概在他两岁时,他的肌肉便没有了足以支撑他奔走的力气,他成为了那群孩子中最特别的一个。不过,这群孩子们总会很明事理地去大奔家找他玩耍,就这样一年,又一年。

我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大奔长我两岁,这两岁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而言意味着他比我识更多的字,读了更多的书,懂很多我未曾接触的东西——比如网络,比如电脑游戏。孩童的友情自此极速发芽,生长。我没少为了电脑游戏去他家做客,也正是那段时光,让他在我脑中印下这些记忆:一个总是在开心地笑,有很多的梗,喜欢吐槽,积极做着枯燥康复训练,毫不犹豫喝下看上去就苦得舌根发麻的中药的,普通十岁孩童。若是说有什么能够形容这份印象的斑斓,那定是某个晴朗的午后,在他家盯着电脑屏幕许久的我抬起头之后,映入眼帘的夕阳:她从正对着西边的窗户外就那么大摇大摆地闯进来,照亮他做康复运动要用到的器材,诱惑着人全身心投入她的辉煌。移向窗子,透过窗口流香的樟树看着西天,落日吸引了天空中仅存的几片云朵,将她们连同天空的一角鎏金;此时无云的天空则显得蓝得透亮,衬托起骄阳的余晖。这般景致自是惊艳到了当时久看屏幕眼花缭乱的我不禁感叹自然鬼斧神工。

“你啊,这就惊到了吗?”大奔嘲笑似的说。

“就是很美啊。”我不情愿被他看扁,“你难道不这么想吗?”

“我嘛,自然是没那么大惊小怪。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最觉得天空很美?”

“嗯……?什么样的人……?嗯……”这奇怪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好一会儿,“开飞机的人吧,他们可以看到最罕见的、谁都没见过的天空。”

“唉,我的答案是,你这种人。”他戳了一下我的腰间,不过并没有什么感觉,“你这种一天到晚低头看电脑玩玩具的家伙。”

“我啊,每天都会看看这什么天啊云的。你也应该多看看。”他吃力地从地上捡起布球,用尽全力地把它砸出去。球撞在木架上又“砰”地落在地板上。他又吃力地捡球、抛球、捡球……那时在他身边的我并不能对他的行为感同身受,我只是看着他,看着夕阳的余晖从拥着他,到逐渐褪去,然后夜幕降临。他去吃饭,而我也归家,心想“夕阳真美,明天再看。”

童年时光短暂,白驹过隙间就到了小学毕业。两年前就毕业

的大奔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继续上初中。在疯玩一个暑假后我想起自己将要去到一所离家40分钟车程的学校上学。我逃跑似的去与大奔道别。

与往日的夕阳一样美的夕阳,把康复器材上积的灰都打上金色的追光。他正在网络世界酣战——在那儿他可以上天入地。不过我确信在听完我的话之后他愣了一下,因为屏幕中的人物没有动。

“我也要搬家了。”他平淡地说出这句话。话音刚落,余晖落尽,黑夜将至。

(二)

静静坐在靠窗的位置,望着教室外参天的梧桐发愣——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环境的巨变。熟悉的小路不见了,熟悉的操场不见了,可以谈笑风生的人也不见了。所幸天空不会变,午后鎏金色的阳光穿过梧桐和银杏早已黄得深邃的秋叶,自微冷的空气中弥散开来,似茶水的热气氤氲。

“你看,他在发呆诶,好傻。”一阵窃笑将他自神游扯回现实,悻悻地低下了头,假装自己投入进那本书学作业里。

午后阳光不会一直驻足,黄昏把她带走之后,空留下凉透了的夜幕。往后的日子里,他被冗杂的事务折腾到几乎忘却了头顶的天空:跟不上的课业进度、日益剧增的关于“为何偏要来这所学校”的抱怨及其引发的争吵、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欺凌似的玩笑、脸上红肿的巴掌印……统统化作笔下的黑墨滴在色彩各异的纸张上,纸张愈厚,直到,终于到来的中考的那一学期。或是因为成绩有所进步,或是因为身侧又有了值得倾诉的人,他心情大好好地冲到了窗边,站在椅子上将上半身探出——

“诶?!别跳啊你!”同学一声惊叫,在对上他疑惑的神情之后又悻悻地笑着,“啊……我还以为你要想不开。”

“嗯……”他愣了一下,随即轻笑一声,“没有啦,我只是想看看外面。”

窗外是一方没有高楼遮蔽的极开阔的天地,顺着教学楼向左望去,是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的长江一隅,与灰蒙多云的天近乎连成一线。似是想到了什么,他的神色从起初的欣喜,又归于平静。

晚饭时,他冷不丁地说出一句,“中考结束后,我想去看看大奔。”,得到的答复却让他的心情好似那片灰蒙蒙的天一样。

“大奔现在过得不太好,每天都是白天睡觉,晚上起来玩,等他爸爸回家之后帮他洗漱清洁,料理吃喝拉撒。你现在别考虑这些,中考是最重要的。”“是啊,现在好好学习,等高考之后,拉上

你们小时候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找他叙叙旧，他肯定会很高兴的。”

没有大奔新家的住址，没有联系方式，他把那份念想抛入雾中——那片裹挟着他未来道路的雾。未来迷惘不知方向，念想也同样找不到了去向。前路漫漫云雾渐浓，似有雨倾。

（三）

浑浑噩噩的，我成为一名高中生。和三年前一样，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皆同我的未来一般隐于雾中。和三年前一样，排斥现在，沉溺过去，敌视陌生的人与环境。和三年前一样，形单影只，独坐在暮色中望着惨白灯光下形形色色的人。这仿佛是一个轮回。而我是困于命轮中的迷失者。困于命轮中的这个我，心怀“反正毕业了也会分开很难受，不如就此孤身一人吧”的想法，与新的羁绊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在本应畅想未来的青春里追忆往昔，怀念无忧童年，怀念峥嵘初中时光，日子也就这般在耷拉着脑袋下流逝。

直到，一个黑色的下午。

2017年4月1日，晚自习前的几十分钟，在未开灯的饭厅里，噩耗令我猝不及防。接完电话的妈妈对我说道：

“大奔走了。”

我并不能清晰地忆起听完之后内心的悲伤如何翻涌成灾，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无力地支撑自己走回教室，甚至不记得自己有没有惊叫或是哀号或是落泪。只记得那个黄昏阴云密布，叫人天旋地转一般混乱以及，自己有多么希望那不过是愚人节一个过分的恶作剧。

晚自习课上回忆起与大奔过去经历的种种：在他的生日会上被瓶身破裂的大瓶雪碧滋了一身饮料却不能起身多开只得张嘴接住的他；偷跑去他家玩却被他的狗小白咬，最后去打狂犬疫苗而害陪伴他的小白被送走的我；反复进行着康复运动，在透过窗照进来的夕阳下熠熠生辉的他；说着“高考之后一定要去看他”的，愚蠢的我。

记忆如泉涌，自双目而出。捂着脸流泪不知多久，忽然觉得周遭变得寂静。放下双手，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大奔家的客厅中，窗户正对着西方——那是太阳向万事万物道别的地方。

“我，我这是在做梦吧？”并没有像电影小说中那样掐自己以验证真伪，因为我希望它绝不是一场梦。以前的房子，以前的阳光，过去温暖的一切，又回来了。

“砰，砰。”是布袋砸在地上发出的响声。我寻着声音找去——果然是大奔，记忆中的大奔，他正在进行康复训练。

“大奔！”我不禁地叫喊出来，带着哭腔，“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仍然全神贯注地做着康复运动，毫无感情地回应我：“你知道我不是他。我只是梦中，你对于他遥远的记忆。”

我哑口无言，而他继续说道，“你也听说他的现状，你应该明白的，太阳已经落山很多年了。”

他不再开口。客厅中只剩下扔布袋包的声音，“砰，砰”地

砸得我每一根神经都为之震颤。

“起身回去吧，你还在上晚自习呢，就算是物理晚自习也不应该睡觉的。”他又开口了，依旧是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我不想回去。”我低下了头，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小到唯有自己可以听见。

“小蜗。”身后传来男性的声音，陌生又空灵，但又让我感到熟悉和温暖。我回头看去，却怎么也看不清他的面孔——他在一片阴影之下，与我梦中的夕阳完全隔离开来。我只知道他的头发蓬乱，一袭纯白的衣服。

我揉揉眼睛又猛眨几下：“你是……大奔……？对吗？”脑中不知为何蹦出这句话，随即脱口。

那人点了点头说道：“你还记得我曾问过你，什么样的人最觉得天空很美吗？”

“记得，我记得，我当然记得！你说是我这种一天到晚只低头看电脑玩玩具的……人。”我激动地回答他的问题，但语调随着答案逐渐变低，“整天，低着头的人。”

“低着头，就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回忆你珍视的过去，回忆曾经的朋友和经历，而对于眼下经历的却毫不在意。”

“那是因为，现在一点都不好，至少我这么觉得。理科那么难学，周围的人那么讨厌，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压抑。现在就连你也……”我的情绪开始崩溃，我的陈述转为哭喊，“这片天，根本一点都不美！”

“真的是这样吗？”他把手背在身后，“你确定没有漏掉一些什么？如果眼下尽是废墟，那么那些令你值得怀念的片段又发生在什么时刻呢？”

我被问住了。顺着他的提示，一些间断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三张手写的、充满温度的信纸；倾盆大雨中毅然冒雨追向哭泣的我，站在我身边擦拭自己落满雨水的眼镜的身影。

“天空并不总是充斥阳光、白云、晚霞。但它也不会只有暴雨、阴霾和怒雷。当天空的一角落雨时，定有别处仍是艳美的夕阳。当你把眼界方向整片天空，天空自然会以其辽阔回应你。”大奔很成熟似的教育了我一番，随后开始向后方逐渐退去，“我要走了，小蜗。但我希望你可以在怀揣旧梦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你当下生活着的天空中，习惯她的每一个模样。”说罢，大奔身处的那一片阴影与我记忆中的夕阳融为一体，而大奔，则在斜阳下渐渐变得透明，消失不见。

（四）

“喂，喂，别睡啦，下课了，您老人家都睡了一整个晚自习了！”被摇醒的我抬头看，眼前是一个戴着眼镜、皮肤白的发亮的男生，“小蜗，走，陪我去买吃的去。”

“啊……”愣神几秒，我意识到了什么，“好啊。”

两人走在星夜下，无云的夜空中，久违的能看见几粒星辰，好像，其中还有一颗新生的，闪着耀眼且独特的纯白色光芒。

如有来世，不求智通天文，达官显贵，但求大千世界，任其奔走。